

兒童文學叢書

仙人的人故事

賀宜著



華華書局印行

兒童文學叢書

仙人的故事

賀宜著

上海華華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

兒童文學叢書

仙人的故事

每冊實價 圓

著者 賀 宜

發行人 孫 懷 琮

發行者 華 華 書 店
上海林森中路148號

經售處 各 大 書 店

版權所有 ❖ 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一版

目錄

一、雪人·····	一
二、小東的夢·····	二七
三、小全的奇遇·····	四三
四、仙人的故事·····	六七
五、三個異母的兄弟·····	九〇
六、王成·····	一四八
後記·····	一七一

朱柏生

雪人

外邊在下雪：雪花飄在天空。很厚很厚的雪蓋在地上。風呼呼地吼着，好像誰在號哭一般。

小吉哥孤另另地默坐在財神廟裏神案前的拜壇上，也不動，也不把眼睛望別處。

不曉得現在是十二月呢還是正月。日子過得真有些糊裏糊塗了！小吉哥捏着手指頭兒算一算，離開那一個倒霉的日子，一天，二天，三天……有十來天了。那真說不出是一個多麼倒霉的日子。小吉哥一想到這日子，就禁不住要眼淚汪汪起來；

那一天，是什麼倒霉的日子呢？就是小吉哥的媽媽去世的日子。一天，兩天，三天……十天了。還真真不出風雨。

倘使她是好好兒死的，小吉哥也可以傷心得好一些。可是媽媽不是好好兒死的，她是給日本鬼子殺死的。

啊哎，想到那樣子，全身的肉都要發抖：媽媽的血流得那麼多，流得滿地都是血水，小吉哥還挨那鬼子重重地踢了一腳，踢得老遠，暈了過去。

現在只賸下小吉哥一個人了。小吉哥只有八歲，就變做一個孤兒，那是多麼可憐呀！爸爸前年吃炸彈死啦！小吉哥有一個哥哥，今年二十二歲啦，可是又不跟小吉哥在一起，他是當兵去啦。小吉哥是孤另另的一個人，沒有一個人照應他。隔壁

隣舍也管不了那麼多。他們自己都遭了殃，人也死了好多，沒留着多少人啦！小吉哥的親戚也不知都到哪兒去了，竟沒有一個來找他的。鬼子還是留在街上，天天他們在街上逛來逛去，騁着烏眼珠子看人，看了真有些害怕，他們全是像咬人的瘋狗似的。

啊！這些狗東西！他們爲什麼要來西市鎮，炸死小吉哥的爸爸？他們爲什麼還要殺死小吉哥的媽媽？他們爲什麼要殺死西市鎮的這麼多的男男女女？他們又爲什麼要殺死別的地方的許許多多的男女老小？小吉哥跟他們沒有仇，他們爲什麼要害得小吉哥家破人亡？害得小吉哥孤苦伶仃？爲什麼？爲什麼？

小吉哥想不通這些道理，他只覺得這些鬼子是他的死對頭

，是專門來跟小吉哥，跟許許多多的人們搗蛋的。這許多天來，常常有一餐沒一餐。市梢頭賣豆腐全福伯伯有時找他喝碗豆漿，吃幾餐飯，別的人看見小吉哥的時候，也有叫他吃飯的，但是偷使他們一忘記，小吉哥就得餓肚子了。小吉哥的衣服到底有多少天沒有換了，他自己也不曉得。頭髮也不知道多少時候沒有梳，都打着結了。

小吉哥還記得很清楚，當從前，還在三年以前，他家裡開了一家很大的官醬園。那時候，爸爸天天要買東西來給小吉哥吃。小吉哥天天上學去，都有人伴着送到學校裏，放學時又有長工老李來接他。只要小吉哥發一下脾氣，爸爸和媽媽就要急

得什麼似的，叫張媽抱了他上街去買東西吃，但是這種日子到了前年忽然就變了，變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樣子：官醬園被鬼子的炸彈炸光了，爸爸不顧性命，要去搶出賬簿，一個炸彈又下來了，把爸爸炸得粉碎，小吉哥還親眼看見爸爸的一條穿黑褲子的腿掛在斷牆上。……

什麼也沒有了，小吉哥只有一個媽媽了！一同住在那市稻頭的破財神廟裏面。她們變做窮光蛋了！

今年，這個地方鬼子兵來了，媽媽，這一個唯一的親愛的媽媽又給鬼子兵殺死了。小吉哥是多麼的不幸啊！

小吉哥變做一個小光棍，也沒有家，也沒有父母。書是老早讀不成了！

那破財神廟也少有燒香的人來，小吉哥晚上就睡在財神廟菩薩的神龕裏，那財神菩薩的破袍當作了小吉哥的單被。那撒滿了老鼠尿的破袍又臭又多灰塵：財神菩薩的面孔上是飛了金，鬚鬚已經脫了好幾絡，樣子很兇惡。但是小吉哥一點也不怕。小吉哥覺得日本鬼子的面孔要比他可怕得多了！

小吉哥被種種的回想勾引得很苦惱。天那麼冷，下那麼大的雪，肚子又很餓。一想到餓，小吉哥就聽得自己的肚子在叫起來啦：

咕嚕嚕嚕，咕嚕嚕嚕嚕！

小吉哥摸了一下口袋，口袋裏有一張一塊錢的角票。那是今天早上祥生伯伯給他的。但是一塊錢可以買什麼呢？買些大餅來吃吃吧。

一想到大餅，小吉哥覺得自己好像已經走在那家大餅店的門口，那個瘦瘦的乾癯山東佬在拍撻拍撻地蕩着爐子，一陣大餅的香味也好像真的衝進他的鼻子裏去了！好香啊！噴！如果能夠吃十個二十個一百個，那多麼好啊！

小吉哥的嘴巴上掛了線粉！——嘴巴上掛着涎水啊！

小吉哥隨手擦了一下嘴巴，緊緊地捏住那張角票，聳着肩頭站起來，決定買大餅去。他的心裏想：

啊！再會！再會！我的鈔票！什麼時候你再到我的口袋裏來啊！

是啊，這是最後的一塊錢呀，小吉哥再也不能得到什麼錢了！從前有爸爸給他錢，有媽媽給他錢，有哥哥給他錢，有許多許多人給他錢，現在沒有一個人會給他錢的了！哥哥當兵去了，不和小吉哥在一起，如果有他在一起，該多麼好啊！哥哥會買東西來給小吉哥吃；小吉哥冷了，哥哥會弄衣服來給他穿的。……

小吉哥走到財神廟口，那戶外的雪引得他有些眼花。一陣冷風吹上來，叫他禁不住格格地抖，頭頸幾乎要縮到胸膛裏去，有一個穿着綠衣服的人挑了兩口布袋子踏着雪走了過去。小

吉哥認得是郵政代辦所的郵差，他大約是送信來的。

——那裏面會有小吉哥哥的信嗎？

小吉哥猛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：倘使他的哥哥不寫信來，那麼，小吉哥應當寫一封信去，告訴哥哥：爸爸和媽媽已經死了，小吉哥是在怎樣的吃苦。不是嗎？

小吉哥覺得這是對的。

二

小吉哥沒有把錢買大餅吃，買了支鉛筆，先在店裏削了頭，又買了一些信紙信封。回到廟裏，就把信紙鋪在香案上，預備寫他的信。他望了望廟門，又望了望財神菩薩的金臉，用心想着應當怎樣寫，才能寫出一封給哥哥看得懂的信。小吉哥想

了好一會，才在紙上沙沙地寫起來：

「哥哥：

你在那邊很好嗎？你消得我小吉哥在這邊吃苦豆嗎？呀！媽媽和爸爸已今死了，你知道嗎？爸爸是前年給鬼子的炸單炸死的，官將園也炸掉啦！媽媽和我住在才神妙裏，就是從前王大頭和徐小毛打架的那只才神妙，你知道嗎？後來鬼子又來殺媽媽了，那天早上，一個鬼子來才神妙，看見媽媽，就笑希希說：

「雞利爪拉！雞利爪拉！」

媽媽不冬鬼子話，我也不冬鬼手話，鬼子就搖豆，後來搖好了豆，呀！不好了！那鬼子拉起媽媽的手來了，你知道嗎？

媽媽赫得大叫「九命！九命！」了。後來媽媽叫了「九命」，我也赫了，我也叫「九命」了，我叫了九命，不好了，那個日本鬼子小烏官生氣了，北的踢了一腳，踢在我的胸口上，我就跌倒了，跌在地上，爬不起來。看也看不見了，聽也聽不見了。呀！你知道嗎？我分過去了！

後來我分了許多時候，醒過來一看，呀！不好了！媽媽給那個日本鬼子小烏官殺死了！你知道嗎？呀！可怕呀！滿地的血呀！媽媽的衣服也扯破了呀！那個日本小烏官呀！我認得他的。他的嘴巴上有一出胡須的，別子上有一粒黑子的！你知道嗎？他已今逃走了。後來我哭了！後來媽媽的死首還是鎮上「畏雌會」來埋的，你知道嗎？後來我就只存一個人住在才神妙

裏了。

哥哥，我一定要保仇！我一定要把這個日本小烏官殺死他！呀！哥哥你一定也要保仇啊，你看見了那個嘴巴上有胡須的，別子上有黑子的日本鬼子不要放過呀！你要殺死他一千個一萬個日本鬼子小烏官給爸爸和媽媽保仇啊！你知着嗎？」

小吉哥寫到這裏，面孔發青了，眼睛裏全是淚水，禁不住一滴一滴滾了出來，他掐了一下鼻子，擦了一下眼淚，看了一看門外的飛雪，身子不禁抖了幾抖，又寫下去道：

「哥哥，現在我在才神妙的香案上寫這信給你呀，你知道嗎？呀！天汽多麼冷，我的手也要凍段了，外面在下雪哩！你這裏下雪嗎？呀！雪多麼大呀！街上的雪已今很多很多了，可

以堆雪人玩呢！哥哥，你記得嗎？在大前年的冬大，不是也下大雪嗎？我們不是也堆過一個雪人嗎？多好玩！記得是我和隔壁的小妹妹，就是那個梳小便子的徐小華，還有金狗子和小白眼，還有許多人，我們都拿了產子，在屋子後面晒將缸的大場子上大家產雪，後來金狗子就來堆，小妹妹因為拿不起產子，便用二只手去瓦，後來大家都不用產子，都拿手瓦。呀！雪多冷呀，冰得到骨頭裏去了，我們因為要玩，便不怕冰，還是一把一把的瓦，慢慢子雪便堆得好高了，金狗子便走過去，用手做了起來，先做好一個豆，再做身子，後來我就連忙去檢了二個蛋壳，拿把哥哥替雪人當眼朱，小妹妹又跑回她家去，拿了筆墨，要金狗子塗黑眼朱子，後來忙了好久才做好了。呀！那